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九回 服肉芝延年益壽 食朱草入聖超凡

話說唐敖聞多九公之言，不覺歎道：「小弟向來以為銜石填海，失之過癡，必是後人附會。今日目睹，才知當日妄議，可謂『少所見多所怪』了。據小弟看來，此鳥秉性雖癡，但如此難為之事，並不畏難，其志可嘉。每見世人明明放著易為之事，他卻畏難偷安，一味磋跎，及至老大，一無所能，追悔無及。如果都象精衛這樣立志，何思無成！——請問九公，小弟聞得此鳥生在發鳩山，為何此處也有呢？」多九公笑道：「此鳥雖有銜石填海之異，無非是個禽鳥，近海之地，何處不可生，何必定在發鳩山。況老夫只聞鵲不逾濟，至精衛不逾發鳩，這卻未曾聽過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九公，你看前面一帶樹林，那些樹木又高又大，不知甚樹？俺們前去看看。如有鮮果，摘取幾個，豈不是好？」登時都至崇林。迎面有株大樹，長有五丈，大有五圍；上面並無枝節，惟有無數稻鬚，如禾穗一般，每穗一個，約長丈餘。唐敖道：「古有『木禾』之說，今看此樹形狀，莫非木禾麼？」多九公點頭道：「可惜此時稻還未熟。若帶幾粒大米回去，因是罕見之物。」唐敖道：「往年所結之稻，大約都被野獸吃去，竟無一顆在地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些野獸就算嘴饞好吃，也不能吃得顆粒無存。俺們且在草內搜尋，務要找出，長長見識。」說罷，各處尋覓。不多時，拿著一顆大米道：「俺找著了。」二人進前觀看，只見那米有三寸寬，五寸長。唐敖道：「這米若煮成飯，豈不有一尺長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米何足為奇！老夫向在海外，曾吃一個大米，足足飽了一年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等說，那米定有兩丈長了？當日怎樣煮他？這話俺不信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那米寬五寸，長一尺。煮出飯來，雖無兩丈，吃過後滿口清香，精神陡長，一年總不思食。此話不但林兄不信，就是當時老夫自己也覺疑惑。後來因聞當年宣帝時背陰國來獻方物，內有『清腸稻』，每食一粒，終年不饑，才知當日所食大約就是清腸稻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怪不得今人射鵰，每每所發的箭離那鵰子還有一二尺遠，他卻大為可惜，只說『差得一米』，俺聽了著實疑惑，以為世上哪有那樣大米。今聽九公這話，才知他說『差得一米』，卻是煮熟的清腸稻！」唐敖笑道：「『煮熟』二字，未免過刻。舅兄此話被好射歪箭的聽見，只怕把嘴還要打歪哩！」

忽見遠遠有一小人，騎著一匹小馬，約長七八寸，在那裡走跳。多九公一眼瞥見，早已如飛奔去。林之洋只顧找米，未曾理會。唐敖一見，那敢怠慢，慌忙追趕，那個小人也朝前奔走。多九公腿腳雖便，究竟筋力不及，兼之山路崎嶇，剛離小人不遠，不防路上有一石塊，一腳絆倒，及至起來，腿上轉筋，寸步難移。唐敖得空，飛忙越過，趕有半里之遙，這才趕上，隨即捉住，吃入腹內。多九公手扶林之洋，氣喘噓噓走來，望著唐敖歎道：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何況此等大事？這是唐兄仙緣湊巧，所以毫不費事，竟被得著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聞九公說有個小人小馬被妹夫趕來，俺們遠遠見你放在嘴邊，難道連人帶馬都吃了？俺甚不明，倒要請問，有甚仙緣？」唐敖道：「這個小人小馬，名叫『肉芝』。當日小弟原不曉得。今年從都中回來。無志功名，時常看看古人養氣服食等法，內有一條言：『行山中如見小人乘著車馬，長五七寸的，名叫『肉芝』，有人吃了，延年益壽、並可得道成仙。』此話雖不知真假，諒不致有害，因此把他捉住，有偏二兄吃了。」

林之洋笑道：「果真這樣，妹夫竟是活神仙了。你今吃了肉芝，自然不饑，只顧遊玩，俺倒餓了。剛才那個小人小馬，妹夫吃時，可還剩條腿兒，給俺解解饑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如饑，恰好此地有個充饑之物。」隨向碧草叢中摘了幾枝青草道：「林兄把他吃了，不但不饑，並且頭目還覺清爽。」林之洋接過，只見這草宛如韭菜，內有嫩莖，開著幾朵青花。即放口內，不覺點頭道：「這草一股清香，倒也好吃。請問九公，他叫甚麼名號？以後俺若遊山餓時，好把他來充饑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聞得海外鵲山有草，青花如韭，名『祝餘』，可以療饑，大約就是此物了？」多九公連連點頭，於是又朝前走。林之洋道：「好奇怪！果真飽了！這草有這好處，俺要多找兩擔，放在船上，如遇缺糧，把他充饑，比當年妹夫所傳辟穀方子，豈不省事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草海外甚少，何能找得許多。況一經離土其葉即枯，若要充饑，必須嫩莖，枯即無用了。」

只見唐敖忽在路旁折了一枝青草，其葉如松，青翠異常。葉上生著一子，大如芥子。把子取下，手執青草道：「舅兄才吃祝餘，小弟只好以此奉陪了。」說罷，吃入腹內。又把那個芥子，放在掌中，吹氣一口，登時從那子中生出一枝青草，也如松葉，約長一尺；再吹一口，又長一尺；一連吹氣三口，共有三尺之長。放在口邊。隨又吃了。林之洋笑道：「妹夫要這樣嚼嚼，只怕這裡青草都被你吃盡哩。這芥子忽變青草，這是甚故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是『躡空草』，又名掌中芥。取子放在掌中，一吹長一尺，再吹又長一尺，至三尺止。人若吃了，能立空中，所以叫作『躡空草』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有這好處，俺也吃他幾枝，久後回家，倘房上有賊，俺躡空捉他，豈不省事？」於是各處尋了多時，並無蹤影。多九公道：「林兄不必找了。此草不吹不生，這空山內有誰吹氣栽他？剛才唐兄所吃的，大約此子因鳥雀啄食，受了呼吸之氣，因此落地而生，並非常見之物，你卻從何尋找？老夫在海外多年，今日也是初次才見，若非唐兄吹他，老夫還不知就是躡空草哩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吃了這草，就能站在空中，俺想這話到底古怪。要求妹夫試試，果能平空站住，俺才信哩。」唐敖道：「此草才吃未久，如何就有效驗。——也罷，小弟權且試試。」隨即將身一縱，就如飛舞一般，攆將上去，離地約有五六丈。果然兩腳登空，猶如腳踏實地，將身立住，動也不動。

林之洋拍手笑道：「妹夫如今竟是『平步青雲』了。果真吃了這草就能攆空，倒也好玩。妹夫何不再走幾步？若走的靈便，將來行路，你就空中行走，兩腳並不沾土，豈不省些鞋襪？」唐敖聽了，果真就要空中行走，誰知方才舉足，隨即墜下。林之洋道：「恰好那邊有顆棗樹，上面有幾個大棗，妹夫既會攆高，為甚不去摘他幾個？解解口渴，也是好的。」都至樹下仔細一看，並非棗樹。多九公道：「此果名叫『刀味核』，其味全無定准，隨刀而變，所以叫作『刀味核』。有人吃了，可成地仙。我們今日如得此核，即不能成仙，也可延年益壽。無如此核生在樹梢，其高數丈，唐兄縱會攆高，相去甚遠，何能到手？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只管攆去，設或夠著，也不可定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攆空離地不過五六丈，此樹高不可攀，何能摘他？這是『癩蛤蟆想吃天鵝肉』了。」林之洋聽了，那肯甘心，因低頭付了一付，不覺喜道：「俺才想個主意，妹夫攆在空中，略停片時，隨又朝上一攆，就如登梯一般，慢慢攆去，不怕這核不到手。」

唐敖聽了，仍是不肯。無奈林之洋再三催逼，唐敖只得將身一縱，攆在空中。停了片刻，靜氣寧神，將身立定，復又用力朝上一攆，只覺身如蟬翼，悠悠揚揚，飄飄蕩蕩，登時間不知不覺，倒像斷線風箏一般，落了下來。林之洋頓足道：「妹夫怎麼不朝上攆，倒朝下墜？這是甚意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剛才明明朝上攆去，誰知並不由我作主，何嘗是我有意落下。」多九公笑道：「你在空中要朝上攆，兩腳勢必用力，又非腳踏實地，焉有不墜？若依林兄所說，慢慢一層一層攆去，倘攆千百遍，豈不攆上天麼？安有此理！」

唐敖道：「此時忽覺一陣清香，莫非此核還有香味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這股香氣，細細聞去，倒像別處隨風刮來。我們何不順著香味，各處看看？」大家於是分路找尋。唐敖穿過樹林，走過峭壁，各處探望。只見路旁石縫內生出一枝紅草約長二尺，赤若塗朱，甚覺可愛。端詳多時，猛然想起：「服食方內言：『朱草』狀如小桑，莖似珊瑚，汁流如血；以金玉投之，立刻如泥。——投金名叫『金漿』，投玉名叫『玉漿』。——人若服了，皆能入聖超凡。且喜多、林二人俱未同來，今我得遇仙草，可謂有緣。奈身邊並無金器，這卻怎好？……」因想了一想：「頭巾上有個小小玉牌，何不試試？」想罷，取下玉牌，把朱草從根折斷，齊放掌中，連揉帶搓，果然玉已成泥，其色甚紅。隨即放入口內，只覺芳馨透腦。

方才吃完，陡然精神百倍。不覺喜道：「朱草才吃未久，就覺神清氣爽，可見仙家之物，果非小可。此後如能斷穀，其餘別的工夫更好做了。今日吃了許多仙品，不知膂力可能加增？」只見路旁有一殘碑，倒在地下，約有五六百斤。隨即走進，彎下腰去，毫不費力，輕輕用手捧起，借著躡空草之術，乘勢將身一縱，攆在空中，略停片刻，慢慢落下。走了兩步，將碑放下道：「此時服了朱草，只覺耳聰目明，誰知回想幼年所讀經書，不但絲毫不忘，就是平時所作詩文，也都如在目前。不意朱草竟有如許妙處！」

只見多九公攜著林之洋走來道：「唐兄忽然滿口通紅，是何緣故？」唐敖道：「不瞞九公說，小弟才得一枝朱草，卻又有偏二位吃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吃他有甚好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草乃天地精華凝結而生，人若服了，有根基的，即可了道成仙。老夫向在海外，雖然留心，無如從未一見。今日又被唐兄遇著，真是天緣湊巧。將來優游世外，名列仙班，已可概見。那知這陣香氣，卻成就了唐兄一段仙緣！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不久就要成仙，為甚忽然愁眉苦臉？難道捨不得家鄉，怕做神仙麼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吃了朱草，此時只覺腹痛，不知何故。」

話言未了，只聽腹中響了一陣，登時濁氣下降，微微有聲。林之洋用手掩鼻道：「好了！這草把妹夫濁氣趕出，身上想必暢快？不知腹中可覺空疏？舊日所作詩文可還依舊在腹麼？」唐敖低頭想了一想，口中只說「奇怪。」因向多九公道：「小弟起初吃了朱草，細想幼年所作詩文，明明全都記得。不意此刻腹痛之後，再想舊作，□分中不過記得一分，其餘九分再也想不出。不解何意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卻也奇怪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事有甚奇怪！據俺看來，妹夫想不出的那九分，就是剛才那股濁氣，朱草嫌他有些氣味，把他趕出。他已露出本相，鑽入俺的鼻內，你卻那裡尋他？其餘一分，並無氣味，朱草容他在內，如今好好在你腹中，自然一想就有了。——俺只記掛妹夫中探花那本卷子，不如朱草可肯留點情兒？——妹夫平日所作窗稿，將來如要發刻，據俺主意，不須托人去選，就把今日想不出的那九分全都刪去，只刻想得出的那一分，包你必是好的。若不論好歹，一概發刻，在你自己刻的是詩，那知朱草卻大為不然。可惜這草甚少，若帶些回去給人吃了，豈不省些刻工？朱草有這好處，九公為甚不吃兩枝？難道你無窗稿要刻麼？」

多九公笑道：「老夫雖有窗稿要刻，但恐趕出濁氣，只怕連一分還想不出哩。林兄為何不吃兩枝，趕趕濁氣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又不刻『酒經』，又不刻『食譜』，吃他作甚？」唐敖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這肚腹不過是酒囊飯袋，若要刻書，無非酒經食譜，何能比得二位。怪不得妹夫最好遊山玩水，今日俺見這些奇禽怪獸，異草仙花，果然解悶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剛說果然，湊巧竟有『果然』來了。」只見山坡上有個異獸，——形象如猿，渾身白毛，上有許多黑文，其體不過四尺，後面一條長尾，由身子盤至頂上，還長二尺有餘。毛長而細，頰下許多黑鬚。——守著一個死獸在那裡慟哭。林之洋道：「看這模樣，竟像一個絡腮鬍子。不知為甚這樣啼哭？難道他就叫作『果然』麼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此獸就是『果然』，又名『然獸』。其性最義，最愛其類。獵戶取皮作褥，貨賣獲利。往往捉住一個打死放在山坡，如有路過之然，一經看見，即守住啼哭，任人捉獲，並不逃竄。此時在那裡守著死然慟哭，想來又是獵戶下的鷄子。少刻獵戶看見，毫不費力，就捉住了。」忽見山上起一陣大風，刮的樹木刷刷亂響。三人見風來的古怪，慌忙躲入樹林。風頭過去，有只斑毛大蟲，從空攏了下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